

Christopher Clark

A Life in Power

沉重的皇冠

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KAISER
VILHELM II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盖之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沉重的皇冠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盖之珉◎译

KAISER WILHELM II

A Life in Pow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重的皇冠 /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盖之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Kaiser Wilhelm II: A Life in Power

ISBN 978-7-5086-7126-0

I. ①沉… II. ①克…②盖… III. ①威廉二世 (William, II 1859-1941) -传记 IV. ①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5888号

Kaiser Wilhelm II: A Life in Power by Christopher Clark

Copyright © 2009 by Christopher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著 者: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译 者: 盖之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5-2875

书 号: ISBN 978-7-5086-7126-0

定 价: 56.00 元

印 张: 10 字 数: 216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致 | 我的父亲
彼得·丹尼斯·克拉克

1. 腓特烈·威廉王储，1887 年（第 21 页）
2. 雕塑家胡戈·莱德雷尔所塑的奥托·冯·俾斯麦雕像（第 37 页）
3. 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与冯·米尔巴赫男爵（第 105 页）
4.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与戈特利布·冯·雅戈及阿瑟·齐默尔曼（第 123 页）
5. 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第 159 页）
6. 威廉二世与爱德华七世（第 169 页）
7.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第 175 页）
8. 威廉二世在上柯尼斯堡（第 186 页）
9. 乔治五世与威廉二世，1913 年（第 206 页）
10. 威廉二世与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第 260 页）
11. 威廉二世在康布雷，1917 年（第 270 页）
12. 保罗·冯·兴登堡与威廉二世（第 280 页）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德意志帝国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吗？当时实行的是否是这样一种“人治”——国家政局的走向全凭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决定？还是国家由“传统的寡头”或“隐匿的势力”掌控权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边缘化的傀儡，根本无关紧要？

众多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精彩论述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用“人治”这个词来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统治时期是否恰切。对于纳粹政权本质和权力分配的争论引发了对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是否实行“人治”的讨论。它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方兴未艾，如今更

是形成了其错综复杂的元文献体系，关于威廉二世权力与政治影响的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借此得到了分类、比较与评估。

本书无意再次卷入这一论争之中。尽管它促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探讨关于帝国政体的更广泛的问题，却不免因“人治”这个概念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困难重重。作为对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或内涵固定的定义，这使得学者们对这个词能否用来描述威廉二世的争论更趋复杂化。尽管大多数使用该词的学者认为它比其他词更加贴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某些方面，但他们对“人治”的起止时间却没有达成共识。约翰·勒尔教授原是“人治”说的首要支持者，近年来却抛弃了这种说法，而代之以“君主机制”和“个人君主制”这种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书着重探讨威廉二世统治的特点与权力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成就，他展示权威与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他在整个统治期间所历经的权威的起伏消长。本书致力于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领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权力，以及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本书还试图说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机构组成的。有些机构分司政治、外交、宗教、军事、文化等事务，还有一些则承担象征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时，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变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悬而未决。威廉二世无法选择，必须在这样一个权力关系千变万化、异常复杂的政治体系里力图发挥作用。威廉二世作为帝国的首脑，拥有重要的行政特权，然而他能否行使这些权

力、怎样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决于许多可变因素，而他实际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权力或根本无力控制。威廉二世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所拥有的权力与他作为公众人物所享受的权威之间的关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通常是消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几部讲述威廉二世统治的重要论著已将重心从精英统治层面转移到了威廉二世在当时（帝国晚期）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和视觉文化产业中的表现。本书并非巨细靡遗的人物传记，而是专门研究威廉二世的权力的著作。尽管本书引用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但作者并不敢断言本书中有多少重大的新发现。本书主要致力于整合和解读一些论点。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 1888~1918 年这一动荡时期的统治，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插图列表	VII
------	-----

前 言	IX
-----	----

第 1 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001
威廉的权力之路	008
威廉二世其人	024

第 2 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031
皇帝与首相之争	041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056

第3章 独断专行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062
学校政策	068
信仰之争	071
军队法案（1893）	076
消极同盟的失败	078
皇帝的朋友	084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088
1897~1900：威廉掌权？	093
小结：权力和约束	098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101
信任危机（1905~1906）	111
比洛的终曲	117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124
小结	133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137
应付威廉	140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145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150
逃生路线（1904~1906）	156
孤立（1911）	164
威廉的影响	167

第 6 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179

《每日电讯报》危机 194

第 7 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210

蓄谋已久的战争？ 218

好战的威廉二世？ 223

1914 年 7 月 230

来自伦敦的消息 243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245

第 8 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253

无限制潜艇战 263

贝特曼的倒台 270

舆论 274

流亡 284

结 语 295

致 谢 303

第 1 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二世（Wilhelm II）于 1859 年 1 月出生，此时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尚未继承普鲁士王位。其祖父要等到威廉二世两岁生日前不久方能继承大统，即 1861 年 1 月。直至约三十载春秋之后的 1888 年 3 月，这位祖父才会在 90 岁高龄驾鹤西去。因此，威廉二世从幼时起就得以目睹其父（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并非唯一享受尊荣之人，在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之上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如同《圣经》里的族长一样须眉皓然、肃穆庄严。这位祖父不仅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和帝国（自 1871 年起）的缔造者，还是整个王室的主心骨，这对他所有在世子孙的家庭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86 年 10 月，威廉二世（时年 27 岁）向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首相俾斯麦之子，曾一度是他的朋友及心腹）诉说了由此产生的困扰：

王子……说王室家族三代同堂，这一史无前例的情况使得他父亲立场尴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王室还是家族内，父亲总是享有权威的，儿子在经济上须得依附于他。然而，他（威廉王子）并不受制于其父的权威，也未曾接受过他的任何资助。由于一切皆来自一家之主的安排，他其实并不倚赖其父。这一情形对于王储殿下来说，自然是心生不快的。

父辈和祖辈之间尴尬的权力分割对威廉的早年生活产生了绝不仅有的重要影响。王孙们的假日安排、仪表穿着、军事义务和王室职责均由他们的祖父威廉一世全权决定，王室后辈的导师也由他任命和雇用。由于这位祖父的存在，父母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意义上，正如王储妃维多利亚在 1864 年夏天向她母亲吐露的那样，她的孩子成了“公共财产”。在 1865 年 8 月，威廉一世拒绝让威廉二世及其兄弟姐妹随父母去英国度假之后，王储妃开始对国王及王后对王孙生活与日俱增的干涉表现出不满。

若父母和祖父母这两代人均认为自己有教养第三代的责任，则由此产生的矛盾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而霍亨索伦王朝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更是大大加深了这一矛盾。自从 1848~1849 年的革命风潮爆发以来，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的朝堂之上便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系，一派是亲西欧的自由保守党，另一派是亲俄的极端保守党。这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斗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 50 年代（尤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直到威廉的母

亲维多利亚王储妃于1858年离开英国，奔赴柏林与自己的新任丈夫组建家庭之时，这两个党派依然十分活跃。王储妃对亲俄派格外反感，认为他们“性情乖戾”“刻薄善妒”“心怀恶意”，尤其“对所有英国人以及一切来自英国的事物都充满了敌意”。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这些亲俄的保守分子、假装虔诚的家伙如何看待我，我打心眼儿里鄙视他们的理念和想法，并衷心希望他们能早日寿终正寝。”

由于亲俄派在宗教信仰上接近东正教或者福音派，在内政方针上较为保守，在外交政策上偏向东方，他们代表了与王储夫妇及其扈从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对立势力。腓特烈·威廉和维多利亚持有较为开放的宗教观念和较为激进的政治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是亲英排俄的。维多利亚比其夫更为开明，在夫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极其聪慧又能言善辩，但却颇为盛气凌人、喜怒无常，有一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强烈优越感。这使得他们与亲俄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多亏了她对权力的强烈兴趣，也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进行敏锐的观察，因此，她与母亲（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来往信件成了我们目前掌握的关于普鲁士宫廷的最佳资料之一。无须多言，她的这些特质为朝廷中的保守派们所不喜，他们认为她过于直言不讳，有损于她的女性身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指责她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在丈夫身上。

起初，亲俄派在宫廷和柏林上流社会的主导地位对王储夫妇来说只是略微令人恼火而已，然而情势却在1862年急转直下。当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被任命为首相，普鲁士王国议会未经重新选举即遭解散之时，王室和

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党派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问题不仅仅在于保守派当时控制了政府的枢要机构，并开始推行其亲俄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王室本身也开始右倾了。国王不再像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9世纪50年代那样行事，在不同党派之间周旋，而是毫不含糊地与保守派势力结成了同盟。“保守派日益壮大，”维多利亚在1862年7月这样写道，“并且成功地让国王站在了他们那一边，完全受他们摆布。”到那年的夏天为止，王储腓特烈·威廉和其父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逐渐加深，以至于双方基本无法进行理性的交流。据维多利亚所言：“只要稍稍提到政事，国王就会陷入狂躁的状态，他天性里所有的反抗因子都会被激发出来，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或者讲道理。”朝堂之上，政治形势的突变使王储夫妇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种极其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的境地。“那种屈辱之感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维多利亚在1863年1月写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沉默不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爱戴的人犯下令人悲叹的错误。”

当然，王储夫妇除了沉默不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而且事实上，他们并非全然被孤立。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自由运动正在席卷整个普鲁士，持续不断地对当时那个绕过议会进行统治且蔑视宪法权威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1863年6月5日，随着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敕令的颁布，王储首次公开站在了新政府的对立面。在但泽的一场以自己个人名义举办的招待会上，腓特烈·威廉宣布断绝与俾斯麦政府的关系，并对政府近来一系列挑衅的举措表示了遗憾。然而，这一事件事实上并不像当时表现出的那样具有重大意义。腓特烈·威廉随后有所退缩，他拒绝永

久居于激进运动的领袖位置。他甚至还向他的父亲保证，以后不会再参与类似的抗议活动。

然而，1863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对王储夫妇的私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了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威廉。首相因此对他们怒火中烧，而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他为了稳固自身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政坛的主导位置，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们。当时，腓特烈·威廉公开的反对立场以及维多利亚对丈夫的言论毫不掩饰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在朝廷上孤立无援的困境。“你不能想象这有多么痛苦，”维多利亚在1863年7月如此写道，“当你身边的人对你嗤之以鼻并且认为你是疯子的时候！”

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威廉二世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教导王孙以及敦促他们履行王室职责方面看似无关紧要的矛盾会招致双方对彼此的怨怼。正如约翰·勒尔所言，在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王位继承人的教育“这件事本身即是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这涉及未来的君主如何行使君权。在霍亨索伦王朝内部，由于政见上的分歧，王储及其扈从与国王及首相隔阂日深，这使得双方在王孙教养上的矛盾渐趋复杂。双方随之而来的针锋相对在其相反的教育理念上就可见一斑：一种是亲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以培养公民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传统的普鲁士贵族教育，以培养军事技能和服从精神为基础。当王储夫妇和国王夫妇要分别为威廉王子聘请一位文化课教师和一位军事教师时，这一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父母为王子挑选的第一位文化课教师候选人因为其身后激进的政治权力圈被否决。最终定下的教师是格奥尔格·恩斯特·欣茨佩

特，此人与王储一派有着并不直接却十分紧密的关系，他要求在威廉王子的教育上享有专属的权威，并得到了批准。直到威廉 18 岁为止，他将会一直担任其文化课教师。正是这位欣茨佩特先生为威廉二世的早期教育定下了基调。他为王子制定了严苛的学习日程，要求他从早上 6 点至晚上 6 点（在冬季会延长至晚上 7 点）学习拉丁文、历史、宗教、数学和现代语言等多种课程。每周三和周六下午，王子还要抽出时间去矿场、车间、工厂和贫苦劳工的居住区进行访问，体察社会。

两位教师在各自的权力和职责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王子的第一任军事教师就因为王储夫妇对欣茨佩特委以重任而心灰意冷。在这位教师于 1867 年辞职之后，王储夫妇和国王夫妇因为教师继任者的问题发生争执，甚至连国王的扈从都直接牵涉其中。“我们好歹是说服了他们……”维多利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抱怨道，“然而，我觉得这种干涉对我们来说太糟糕了。你不晓得当权派花了多大力气在我们的宫廷里安插他们的人，更不晓得他们对我们有多么恨之入骨。”

王子们的王室职责是导致王储夫妇心烦意乱的又一诱因。1872 年 8 月，维多利亚坦言，当她听说威廉要穿俄国军队制服接待俄国沙皇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这件事自然是没有问过我的意见的。对所有这类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任凭他人安排。”维多利亚和腓特烈·威廉坚决地请求国王，希望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和同龄人一起接受教育，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它们远离极度受迫的宫廷环境。正如约翰·勒尔教授所指出的，将威廉送至卡塞尔的腓特烈学园接受教育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此前，